

# 农民家史

阎王债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逼命的地租  
含泪闯关东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长工苦  
抓丁仇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万恶的族权  
打不赢的官司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夺地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3

定 价： 0.12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編者的話 .....   | ( 1 )  |
| 长工苦 .....    | ( 3 )  |
| 三代长工 .....   | ( 11 ) |
| 給林七扛活 .....  | ( 20 ) |
| 受苦二十八年 ..... | ( 26 ) |
| 长工成家記 .....  | ( 39 ) |

## 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五、选编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们水平不高，经验不足，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，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## 长 工 苦

解放前，在我們长工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謠：“忙到腊月黄，累断脊背梁，流了一年汗，自身也难养。家有娘儿郎，餓得去逃荒。”十冬腊月，地主家里的庄稼活干完了，长工們就被赶出大門。真是“草上堆，粮进仓，财主喜洋洋，长工泪汪汪。”长工在地主家一年忙到头，落两个大拳头，二年忙到梢，連頓稀粥都喝不飽，这是多么不公平啊！那时我們长工吃的苦，真是寒天吃冷水，滴滴在心头，一生一世也忘不了。

### 在 娘 肚 里 就 討 飯

我家三代当长工。祖父、父亲都是給地主家当了一辈子长工。父亲在財主家干活，自己混嘴还結結巴巴，更談不上拿錢回来养家糊口了。母亲想向地主租两亩田种，因为交不起押板錢，租田也种不上，只得靠討飯过日子。一九二一年，是个荒年，地主乘机向穷人逼租債。父母被逼得实在难以活下去了，一气就逃到高邮湖西。人在外乡，虽然暂时躲过了地主的債，但人生地不熟，生活还是没有办法过下去。这时，父亲只得再到地主家去当长工，母亲仍旧挟着棍棒去討飯。这年

腊月，母亲怀我已足月，为了不至于饿死，在年终岁月、雨雪纷飞的日子里，还拖着沉重的身子，冒着大风大雪一家一户的去讨饭。腊月十三日晚上，母亲在讨饭的路上，把我生在一个地主家的猪圈里。

我出世后，母亲一直背着我讨饭。我十岁那年冬天，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个讨饭到湖荡。一个人要点饭四张嘴吃，哪能吃饱肚子呢？母亲不忍心看着我们三个孩子活活饿死，狠了狠心，把两岁的弟弟卖给人家，换来三升半米、一碗饭。几个月后，又把另一个弟弟卖掉了。天啊，在旧社会里，一个人还不值一只小猪钱！有一次，母亲在一个破庙里，用煨罐煮粥给我吃，她想起了被卖掉的弟弟，眼泪汪汪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吃的不是普通粥，这是用卖你弟弟的钱换来的啊！”这时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母子两个哭成一团，粥再也吃不下去了。

### 当长工要先过“五关”

在旧社会里讨饭，是“靠暖财主门，冷透穷人骨。”跑遍千家还是吃不饱。我十一岁时，母亲心想，自己讨了半辈子饭，不能再让后代跟着讨饭啊，还是替他找个出路吧，也许比讨饭要好些。于是把我送到一个姓吴的财主家去放牛。

解放前，穷人到财主家去当长工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得先过“五关”。财主对长工的条件非常苛刻，事先都要经过严格的挑选。长工的条件一般的要：一不“调皮”，保证听凭东家使唤和摆布；二要年轻力壮，没病没痛，年纪要在四十岁以内，超过四十岁的人，工钱要减一半；三要里里外外粗活细活都拿

得起来；四要有“腰板硬”的人做保人。有了这些还不算，还得到地主家去过“驗工”关。有的人成年累月地給地主白干活，結果还是驗不上。財主和保人都是穿連襟褲的，他們挖空心思地要在长工身上撈一把。在过去，哪个穷人腰板“硬”得起来？腰板硬的大都是地主、富农，找这些人为穷人做“保”，真是难啊！一年不知要为他们白干多少活，逢年过节，还得把蹄膀、湖鴨、鸡蛋等送到門上，等他高兴时，才会为穷人担个保。要是他不高兴，就是吃了你的东西，喊他娘老子也不理你。找不到保人，我們就得在家吃“泡飯”（失业）。过去我們这里有句俗語：“不管有法沒有法，少不了保人蹄膀鴨。”飯吃不成，也得先把保人的礼送去，为的是能掙口粥喝喝啊！所以当长工的人，往往工錢沒有拿到手，就得先背上一笔送礼債。有一年，我家隔壁財主家的一个长工，因为他的礼送得不厚，接連找了三个保人都被拒絕了，最后只得卷起鋪盖回家去討飯。

### 长工苦水长 不如馬牛羊

过去，在剝削階級中流传着“刻薄成家”这句发财致富的“格言”。財主都是吝啬鬼，他們貪得无厌，爱財如命。要从財主身上拔根汗毛，等于抽了他的筋。財主家的粮堆成山，宁可放在那里喂老鼠，也不肯給穷人吃一粒。就連长工吃的飯，都規定好碗数。吃一碗不要紧，吃两碗白眼睛，吃三碗发脾气，吃到四碗就要夺飯碗。吃飯比吃他們的心还要疼。我在一个地主家里当长工，地主嫌我們长工肚皮大，吃粮多，想出了一个最缺德的奸計，吃飯不能超过半根香的时间。特别是夏天，

他家烧的鼻孔一吹两条沟的稀粥，一定要等到我们从田里回来，才肯把锅盖揭开来。这样烫的粥，怎么喝得上嘴，等到碗里粥冷了，吃饭的时间已过，地主又该赶着长工下田了。那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三顿饭吃饱过。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压榨我们穷人的啊！

那时候，我们长工做的是牛马活，吃的是猪狗食。有这样两句俗话：“长工苦水长，不如马牛羊。”的确是这样，牛马活重了，财主心疼，还要让它歇歇，加点好料，人累死了推出拉倒。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，骨架大，体力足，被一个地主看中了，就把他雇去拉磨。为什么地主要雇个长工拉磨呢？原来地主心里有本黑心帐：雇人拉磨比买牛马“合算”。雇个人只要给几口饭，既不要本钱，又不要人照看。买条牛要几十担米，还要一个人服侍哩！牛死了是自己的，人死了算穷人倒霉。我父亲就这样替地主家推了三十多年磨。后来劳累成病，吐血不止，地主看到在他身上再榨不出油来了，就一脚踢出大门。父亲回家不久，就含悲饮恨的死了。

### 辛苦一年累折腰 难挡地主算盘敲

“年头忙到梢，地主算盘敲，分文拿不到，还要打欠条（借债）。”这是我们长工唱的几句顺口溜。过去没有不赖帐的地主，他们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黑财神。穷人在财主家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哪天不是鸡叫忙到狗叫，拚死拚活的做，换来几个血汗钱，财主也不会痛快的给你，总要鸡蛋里头找骨头，挖空心思把工钱赖光。正象一出戏里说的那样：发个寒热扣一石二，用坏了铁耙锄头要赔新货，打碎狗食盆要赔石





我父亲就这样替地主家推了三十多年磨。后来劳累成病，吐血不止，地主看到在他身上再榨不出油来了，就一脚踢出大门。

白……一年的工錢就被賴光了，弄得不好，還要倒貼給地主錢呢！

我从十一岁到地主家放牛起，先后做了近十年长工，一分一厘錢也沒拿到过。有一年，我在恶霸地主、匪保长胡学广家里做二伙計，本来讲明做一年三百斤稻谷的工錢。我想熬到年終把稻谷給母亲帶回去，也好过个年。所以干活特別当心，唯恐地主找岔子賴帳。可事不湊巧，在犁田种麦时，把地主家的犁头用断了。胡学广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我家的規矩是弄坏旧的賠新貨。”他算盘一敲，一张犁头硬要我再給他做五年活。我說：“一张旧犁头值多少錢？”胡学广气势汹汹地說：“反正你賠不起，我的犁头与众不同，是銅铁鑄的唄！”錢在他腰包里，好話說成繮，最后还是扣了二百斤稻谷。另外的一百斤也被他七折八扣地賴掉了。一年的汗水，就这样白流了。黑心腸的地主就是这样喝我們穷人的血，吃我們穷人的肉，从我們穷人身上榨出血汗錢来买田盖房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

### 財主过年 穷人过关

解放前，穷人最害怕过年。那时候，財主过年，穷人过关。財主每年都卡住这个“关”口，向穷人逼租米，討利債。那时候真不知有多少人被逼得妻离子散以至上吊、投河。所以，穷人都把过年叫做过“鬼門关”。

有一年，我在双桥一个姓张的財主家里当长工。年底有家的长工都回去过年了，我无家可归，就留在张家过年。

財主怕我过年的几天呆在他家里吃“閑飯”，他們吃了“守

岁酒”以后，地主婆子就给我一个大筐，叫我出去“讨年”（讨饭）。这时我喉嚨管都气硬了，財主們的心是多么黑啊！大年初一，我在外边要了些糕米团、“財神飯”回来，心想，这些米团晒起来送给母亲吃多好啊，省得落雪下雨时她再出門要飯。哪知道我从外面回来，晒在外面的东西全被地主婆子偷去了。好的留给她家里人吃，坏的喂了猪。真是丧尽天良啊！連穷人讨要来的东西，他們都偷，剝削階級是多么卑鄙无耻！

### 当人民的好“长工”

一九四三年，党领导的游击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活动，我受到了党的教育，从恶霸地主胡学广家里逃了出来，投奔了新四军。从此，我才结束了二十二年的奴隶生活。当我第一次穿上人民发给我的新军装时，真是穿在身上，暖在心头，我出世以来还是第一次穿新衣服啊！在部队里，由于党的教育，我提高了阶级觉悟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战场上，我和阶级兄弟一道奋勇杀敌，在著名的孟良崮、淮海战役等战斗中，曾多次立功，被评为模范党员。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！

一九五二年，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后，在政府的帮助下，找到了失散十多年的母亲和弟弟，一家人又重新团圆了。社员們对我很信任，先后选我当社长、人民代表。每当我想起这些变化时，就想起了党和毛主席，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带头参加集体劳动，每天早上起来为队里拾粪。一九六三年，我做了一百六十多个劳动日。

我是党教育培养出来的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张云龙。我一定听党的话，勤勤恳恳地为党、为人民服务，做一个人民的好“长工”。

张云龙 口述

晨 风 整理

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《红色家谱》

## 三代长工

我們队上有些青年人，瞧我犯了寒腿病也不歇工，就問我：“文財叔，你腿有病根，干活不觉着累嗎？”每逢这时候，我就爱跟他們念叨念叨解放前我們一家三代当长工的苦日子。

我叫赵文財，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七年，扛了十四年长活。說起扛长活受的那份苦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

### 三辈子扛活

在旧社会，我們一家三辈子扛长活。我爷爷那辈子老哥四个，哥仨給本村大地主杜家、王家当长工，干了一辈子。我爷爷他們还没下工，我父亲我叔又接着到杜家去扛活。輪到我这一辈子，我哥和我也是在够不到牲口嘴巴的岁数，就給地主家拉墙、放猪了。在旧社会，财主家讲究給儿孙后代积攒房产田地；咱穷人，老人給留下的，只有一双扛长活的手！

那陣儿，一个穷扛活的，一年頂多挣五六石玉米，这点錢哪够养活一家老小？別看我們家那么多扛活的，可总是年年挣，年年淨，年年亏。碰上个灾歉年头，就得向财主家借貸；一借，就还不清；还不清，就甭想动窝了，地主把工錢压得再低，也得忍受，想不干，得先把借的錢本利还清才能走。财主就是拿这个毒法儿拴住咱。正象有句俗話說的：“一年长活二年

穷，三年不扛都不中！”只要你一跨进地主家的大门槛儿，刮青的皮套就给你预备下啦，一上套，一辈子都拉不断，脱不开！

我二爷，在杜家受了一辈子苦，身板被折磨坏了。可只要你不死，地主就不会饶你。我二爷干不了重活，地主叫他喂牲口，一直到七十多岁了，还让他看场院。看场院这活更累，白天黑夜不得睡不得吃。有一年刚完秋，我二爷就累得趴下啦，头、脸、浑身上下都肿了。杜家瞅着不行了，再也榨不出油水来啦，才一脚把他踢开不管了。我叔把我二爷从杜家场院背回家，没几天就死了。可怜他老人家，辛勤劳累了一辈子，临死时穿的破棉袄，露肘缺襟，连肚脐儿都盖不上。

那年头，穷人家的妇女虽说没有扛长活的，但也得给地主打短卖零工。我奶奶、我姑姑每到大麦二秋都出去打短。我母亲春天给地主刨苗，拿小镢子耩二遍，麦秋给地主拔麦子，大秋给地主剥玉米皮，一年总要在外打三个多月的短儿。我小的时候，母亲起五更去打短拔麦，把我和妹妹也带到地里帮着干点。

一家人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地干，日子也总不好过。打我记事起，我就没见我父亲、母亲穿过棉裤，有一条补钉摞补钉的“灯笼裤”过冬就算满好了。一家五口，只有一床短得露脚丫子的破被。冬天北风刮得窗户纸乱叫，全家人冻得谁也睡不着。我和妹妹争那床破被，从炕头拉到炕角，满炕“拉大网”。后来我去扛活，母亲把这床破被给我拿去上工了，全家人一年到头只盖着个破门帘，景况就更惨了。我的寒腿，就是在外边扛长活穿不上棉衣裳冻下的病根儿。

## 活活累死了叔叔

解放前，地主明里剝削你不說，还暗地里使坏招儿压榨你。有时候，他偷偷摸摸地給打头的搵几个錢，叫打头的拼命带着随活、二踫干；有时候又給随活、二踫搵几个錢，催着打头的干。地主見着灯草还要榨出四两香油哩，何况咱是个五尺多高的扛长活的。穷人身上的油水不干，他們怎能甘心！“七七”事变前，我叔赵三在大地主杜文华家当打头的。有一年地里的庄稼刚刚拾掇完，我叔捧着胸口回家来，一头倒在炕上就爬不起来啦，嚷着心口痛，气闷，堵得慌，滴水不喝，粒米不进。人瘦得皮包骨，脸蜡黄蜡黄的，一絲血色都沒有。家里沒錢請大夫，我孀沒法只好央求地主預支几个工錢，可是狠心的地主，知道我叔快不行了，說什么也不支。就这样，只六七天的工夫，我叔就撇下我孀和一个孩子，合上了眼睛。那年他才三十三岁。

我叔素来身子骨結实强壮，怎么一下子折騰成这个模样？我叔临终时才告訴我孀：原来是杜家地主使坏招儿把他累死的，气死的！那年大秋前，地主杜文华从外村找来几个亲戚，背地里一人搵給了够买一件粗布褂子的錢，說大秋活多，叫他們攥攥打头的，把活做得麻利点。那天，割高粱，一人八根壠。一开镰，那几个使了錢的家伙，就跟我叔較上劲了，一步不落，紧追快赶，赶了整整一天。我叔是个刚强性子，把小褂脱了，咬牙拼命紧紧向前赶，头天沒让他們赶上。第二天一早他們又赶，末尾，趁着我叔去小便的工夫，他們到底赶到前头去了。晚上收工回来，老地主嘿嘿奸笑着問我叔，“打头的，今天的活

怎么样？你这个打头的工錢，我看該……”我叔一听，立刻气炸了肺，一口沙子小米飯沒咽下去，就奔場院了。我叔越想越气，可又不敢公开頂撞，只好打掉了牙齒往肚里咽，当晚心口就疼得不得了。可那陣儿穷人有病算个啥，有病也得强撑着干。收秋活累，加上心口疼，吃不进东西去，身板越来越弱。等放镰的时候，我叔的身子骨已經塌了架了。

我叔临死前拉着我兄弟的手說：“孩子，有志气，长大了可別当打头的啊……”叔死后，我孀他們娘儿俩，生活更苦了，只好提筐拄棍四出討飯。

### 明知是火坑也得跳

我叔这一死，我父亲发狠，說啥也不叫我們哥俩再登地主家門。我哥好容易托人找了个学串花儿的地方。我父亲老了，給財主扛粮上園梯腿发顫啦，被杜家地主一脚踹开了。父亲一身的病，一家五口人，吃了上頓愁下頓，实在熬不过去，又沒別的道可走，我十三岁上，就去給財主家放猪，拉牆。

我十六岁那年，在曹各庄地主李凤岐家当小半活，放猪、做飯外带掏魚。小雪上工那天，我穿着两只大破毛窩窩（棉鞋），走路不得劲，一走一拐，財主怕我腿有毛病，干不了活，叫我跑跑給他瞅瞅。我怕“考”不上这个“田秀才”，只得脫了毛窩窩，光着腳在場院的雪地上跑了几圈。他看了看，鼻子“嗯”了一声就走了。

在李家的累可受大啦！先讲做飯。那年正赶上李家盖房，瓦匠木工三十几口子，我一个人做了长工的大鍋飯，还得赶着給木瓦工单做吃的。开完飯，收拾完家伙，又帮泥瓦匠挖





我怕“考”不上这个“田秀才”，只得脱了毛窝窝，光着脚在场院的雪地上跑了几圈。

土、搬磚、挑水合泥。地主儿媳妇做小鍋飯，我得抱柴、燒火、摘菜、倒泔水、打下手。然後擦桌子、擺傢伙。這還不說。一天到晚還得喂養七八口豬。篩豬草，溫豬食，墊豬圈，起豬糞，全是我一人的事。地主想吃魚，我一面放豬，還得一面給他們掏魚。有一次放豬，光顧着掏魚，天黑了，七口豬跑丟了六口，我蹚着刺骨的河水找了大半夜，才找回五口來。回家老地主二話沒說，就給了我一腳，幾個大耳光，打得我眼睛直冒金星。那次，幸亏我掏了三十多斤魚，又托人哀求了半天，這場大禍才算過去了。那時候，李家的派頭可大啦。他們衣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懶得活象頭肥豬。可是扛活的抽袋煙的工夫也沒有。早晨，地主還在被窩里躺着，長工一天的活就吩派好了。有一次，天剛蒙蒙亮，地主李鳳岐就喊我去找劉寶田串谷。我穿衣服稍慢了一點，他一進門就打了我兩鞋底子，還罵：“我當你死在炕上啦！”地主階級對窮人就是這麼霸道。

### 父親剛入土 哥哥又累死

父親被杜家地主趕回家以後，氣喘、咳嗽、吐血，因為沒錢醫治，五十多歲就死了。

那個世道，窮人活着沒有活路，死也死不起啊！母親不忍心把父親用高粱秸卷出去，托人舍臉，好歹借了點錢，買了口小薄板棺材，把父親埋葬了。

在我父親死的前幾年，我哥因為學徒掙不了錢，也回來給地主當小半活。父親一死，全家的重擔都壓在我們哥倆的身上。我哥那年二十一歲，比我大五歲，比我懂事。父親死后拖下飢荒，愁得他整天牽拉着腦袋，一聲不吭。父親一入土，他

就回到地主家做活去了。

我哥从小身子骨就单薄，回到地主家，正赶上从地里往家里运柴禾，地主让我哥哥跟车装秫秸。秋天风大，顶着风装车，可真够劲。再加上地主家的车高马大，赶得快，哥哥累得直喘气，紧追快赶也追不上，追不上财主就骂。两只胳膊都累肿了。白天这样干不说，夜晚地主还让长工们打夜班剥玉米皮，说是剥一夜给五个大铜子。我哥为了挣五个铜子，咬着牙干。就这样白天黑夜地连着干，没几天，他就拉血病倒了。

母亲瞧着我哥病成那个样子，伤心得直哭，说：“千不该，万不该，忘了你爹的话，又往财主家的火坑里跳。你要有个好歹，我可怎么活啊？”哥哥擦着眼泪，有气无力地安慰母亲说：“不要紧，过几天就好了，……”说着说着就晕过去了。哥哥的病，眼瞧着越来越重，拉血拉得已经不成样子啦，可就是没钱请医生。最后连说句话的气力全没啦，只见他脑袋往枕边一歪，就再也不动弹了。

这可真叫“祸不单行”啊！我父亲刚入土一个月，哥哥又追了去。我和母亲“喊天天不理，叫地地不应”。我们赵家三辈，老老少少都给地主扛活累死了。

### 被迫走三辈走过的老路

尽管母亲一千个不愿意，一万个不放心，我还得走我爷我爹我叔我哥的老路，去继续当长工。那年头，穷人不扛活，有啥活路？有人说给地主当做饭的，能多挣几斗玉米。我为了养活母亲和妹妹就去给地主家做饭。

给地主家做饭，名义上只管做饭，其实干的活可杂性啦。

就拿我給姓康的地主家做飯來說，一天的活真把人累死。麥秋時一天四頓飯。夜里兩點鐘起來做飯，四點鐘長工進門吃飯。開完飯，收拾完家伙，趕緊挑水，煮豬食，喂肥豬。喂完了豬，挑人吃的水，起牲口棚，篩牲口草，準備飲牲口水。這些活都干完了，剛想坐下來抽袋煙，地主來喊了：“飯把，起來！把車道鋪上！”一鋪就是一個多鐘頭。扔下杈子趕緊做中午飯。開完午飯，剛要刷鍋，收拾家伙，地主又來喊啦：“飯把，呆會兒再收拾，先到場院里揚一會場去！”一揚又是一兩個鐘頭。趕上順風還好，風不順，十個手指磨得盡是大血泡。揚完場，到地里送水；送完水不回家，就奔菜園去澆園子。這是地主立下的規矩，怕我回家耽誤工夫。

那時候起五更做飯最不易，沒有鐘沒有表，全憑看亮星。天一陰可就苦了。再累，半夜醒來也不敢睡。飯做早了，怕窮伙伴們吃着涼；做晚了，耽誤了工夫，地主张口就罵，舉手就打。有一次給地主摘扁豆，實在困得沒法，就含口涼水，揚起脖子往臉上噴，清醒一點。過了一會還不行，又拿起扁担到井台挑几挑水，叫風吹着涼快涼快。那陣兒，你再困，地主家那一大羅家伙，也得細細地刷洗干淨；你再忙，也得給地主儿媳婦燒火、摘菜，給他們全家燒開水、燒洗臉水。一天忙得連抽袋煙的工夫都沒有，有時候連飯也吃不上。

做飯的累，扛長活的也不松快。就說鋤地吧，地主康二癩子常說：“一天鋤五畝地就行啦，不要多！”拔麥，從五更到天亮，一個人要拔完三畝半地的麥子。耨地，一盤棋一天二三十畝，地主家的牲口硬朗，兩條腿的追着四條腿的跑一天，到晚上累得站都站不住！

这会儿，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咱穷人翻了身，当了家作了主。想想过去，比比现在，咱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，忘了本啊！忆苦思甜，再望望将来，真是起心眼里乐，一乐，干活只觉得浑身是劲，哪还想到累呀！

赵文财 口述

李世凯 整理

选自北京出版社《贫农家谱万代传》

## 給林七扛活

在旧社会，我们家几辈子都是扛长活的。我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五年，时间虽不太长，可也没躲过地主的剥削。远的不说，就说说解放前二年受地主剥削的历史吧！

### 笑面虎“步步紧”

一九四四年正月，为了躲劳工和混碗饭吃，我给庆安县大罗镇刘道庙村祁老九屯林七扛长活。林七是个大地主，伪满那时候，有钱就有势，林七当上了“村副”。人们当面称他“林七爷”，背后叫他“林斜楞”，在祁老九屯称上一霸。上工那天，我一见他那派头，就有些发毛。他指点着我說：“在七爷我这干活，干好了不能亏你，若是有个天灾病孽，歇几天工，不扣你的工钱。七爷不是嘴甜心苦的人。……”我急忙插嘴問道：“我扛活的工钱，顺便讲讲吧。”他哈哈一笑說：“讲什么，我能亏了你嗎！”說完就走了。

給林七扛活的有四个长工，一个半拉子。每天干活虽然起五更爬半夜，可是林七起初给我的印象还不那么恶道，多会儿見着伙計都笑呵呵的，三个多月沒见他发过脾气，我心里挺纳闷。过五月节这天，我們正在吃飯，林七突然来到伙計房。我一看，他的脸色跟往常不一样。大伙悶着头吃飯，誰也不吱

声。林七开口啦，嗓门擦的挺高，说：“今天开镰啦，我叫了三十来个短工，你们得使使劲啊，吊儿郎当的不行啊！”林七走后，我就问王打头的：“王大哥，东家好象变了样啦！不象往常……”王打头的笑了，他说：“伙计，你刚来不知道东家的底细。咱们东家有一个外号，叫步步紧——靠近松。”我忙问：“什么叫步步紧——靠近松呢？”王打头的往窗外瞅了瞅，把声音放低了说：“他使唤伙计有个绝户招，上工到种地这段，活计松，对伙计态度也不错，不笑不说话；赶到芒种开镰了，那是步步紧，没看见刚才来个下马威吗？他恨不得把咱们的油都轧出来，谁要是顶不住，正中了他的计，一脚把你踢开，工钱一个不给，他的财就是这么发的。为什么还叫靠近松呢？打完场，粮食入了他的仓，对伙计态度又好了点。这是为了叫你来年再给他扛活。”王打头的这么一说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林七是个笑面虎啊！我气愤地说：“咱们都不给他干了，叫他步步紧！”王打头的打了个唉声说：“伙计，你没看这是什么年月，不给他干就得去当劳工，那更不是人干的活。”

### “端我的碗归我管”

林七剥削穷人是见缝下蛆，无孔不入。五月二十二那天，我们和三十多个短工在村南镰大豆，过晌干了三气活，大家又饿又累，都想歇一会儿，可是王打头的不敢歇，大家也咬牙顶着。这时，天上阴的象水罐，说着就是一个闪一个霹雷，大雨象瓢泼一样迎头浇下来，眨眼间大伙混身流水，一个个冷得直打牙帮骨，可是谁也不敢走。王打头的看到这般光景，考虑了半天，然后才把手一招说：“咱们走吧！”短工们一听打头的发

了話，都乐得撒脚往回跑。赶我們几个进了院子，林七乐得小胡子直撇搭。他夸奖我們說：“这回你們几个干得很好，短工跑了，你們沒跑，这一过晌，給七爷我省了二十来个工錢。”我心想：老兔崽子，你打錯了算盘了！林七又接着說：“你們今后照这样給我干，到年終，我給你們一人买双靛鞋，买頂帽子。”这时，王打头的說：“七爷，是我叫大伙回来的。下雨不能鏟，这三气工夫錢得开給人家！”林七听了这話，頓时翻了脸，破口大罵：“他媽的，还得照样开工錢，要你們这帮吃常飯的有什么用？你們平日吃我稀的拿我干的，到这个时候，不給我出力，你們都想巧掙我的工錢！……”明明是他剝削人，反倒說大家巧掙他工錢，真是不讲一点道理。心里想頂他几句，可是为了掙口飯吃，只好忍了下来。

夏去秋来，庄稼熟了。这天，在村西头割谷子，我稍稍起来晚了点，連早飯都沒敢吃，夹着镰刀就往地里跑，到地头一看，林七正在那儿等着我，見面就罵：“蒙国喜，你他媽的秃子打伞——无发（法）无天了。端我的碗得服我管，天天半夜吃飯你不知道嗎？你是不想吃这碗飯了，你給我滾吧！”气得我扭头就回了家，倒在炕上想睡一觉，可怎么也睡不着。这时，我想起五月节那天王打头的說的那些話，心想：我这大半年不是白干了嗎？一家人还等着米下鍋哪！咳，打掉牙往肚子里咽——暗气暗憋！晚上，我硬着头皮去見林七，好說歹說，算把我留下来。

扛长活的盼腊月二十三，过了小年，都想算回两个工錢，回家过个年。可是，算完賬，一个个都牵拉了脑袋。我这一年，除了吃他四斗玉米，連一分錢也沒掙出来。



## “住我的屯是我的人”

第二年，我辞了长活，给林七家打零工。心想这样一来自由些，二来少受林七的剥削。到过五月节时候，我跟大哥商量到外村去卖几天短工，挣几个现钱，换一换季，添两件衣裳，一家人眼看都光腚了。我大哥说：“别瞎扯了，到外村卖短工，叫林七知道了，不报你的劳工！”我说：“我非去不可，看他林七能把我怎样！”五月初七清早，我到绥化县隆太兴老于家去卖短工。一气赚了二十五天地，一算账，才多挣了几角钱。天下老鸦一般黑，哪个地主能给穷人好处？六月里，我回到祁老九屯，我老婆一见我，就哭开了。原来从我走后，林七就撵我们搬家，逼得家里人要死要活。我想：咱们住的不是林家房子，他凭什么撵咱们出屯？正想着，破风门子光当一声，听脚步声走的挺急，我一看来人正是林七。他开口就说：“你回来啦！该给国家出点力了。你们住在我的屯子，就是我的人，到用人的时候，你不给我出力。哼！从今以后你也别干活了，明天上大罗镇劳工‘中坚队’去受训！”

自此以后，我就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。八月十四日晚上，我们夫妻俩正含着眼泪，吃着一粒跟着一粒跑的稀粥，破风门子又响了，吓的我们俩心里蹦蹦直跳，果然又是林七。他进屋冷笑一声说：“该你蒙国喜好啦，今天你们三口团圆一宿，明天‘中坚队’入伍！”入伍就是去当劳工，我一听这两个字，头上轰的一声。我说：“七爷，行行好吧，到村上给我说句话，容我来年入伍，要不我走了，一家人怎么活呀！”林七把眼珠子一瞪说：“什么来年，你想反抗吗！”说完一



到用人的时候，你不给我出力。哼！从今以后你也别干活了，明天上大罗镇劳工“中坚队”去受训。

甩袖子就走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一家人哭了一陣又一陣。我想光哭也不頂事，把心一橫：大丈夫報仇三年不晚，我蒙國喜早晚有回來的那一天。我轉身往外走，老婆拉住我死不鬆手，說：“咱們死也死在一塊，你走了，我也不能活，小女兒才兩個月，我們娘倆可怎麼活下去呀！”說完放聲痛哭，我的眼淚也止不住往外流。這時候，小王相打外邊跑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：“五哥，別哭了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！到大羅鎮給馬打印子的人回來說的，警察署的署長、警察都跑光了！”聽了他的話，我樂得蹦了老高，一下子把小王相抱了起來。

蒙國喜

選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《奴隸翻身做主人》

# 受苦二十八年

## 一棵独苗

一八八五年，我出生在江西瑞金叶坪瓦子角村的一个贫农家里。父亲是一个忠厚的作田佬，遭人欺，受人压，一年忙到头，还是“朝无煮粥米，夜无鼠耗粮”。我出世时，正是家里“关灶门”的时候，连最后两间破房也典了出去。家里添了一张嘴，日子更难过了。

我三岁那年，爸爸连累带病去世了，我们母子俩只好离乡背井、沿门乞讨过日子。不知受了多少白眼，挨了多少辱骂，遭了多少狗咬……有一回，妈妈病了，整整两天没吃一点东西，实在不愿动弹。于是我独自端着讨饭碗来到一家地主门口。这时早饭刚刚吃过，地主儿子正端着碗白米饭往地下倒，逗着鸡鸭玩。我忙上前去讨，地主儿子贼眼一转，耍起了花招，说：“好，你闭住眼睛，我给你倒到碗里！”我以为他只是逗逗乐，就答应了。那知道，我刚把眼睛闭住，他就往我碗里撒尿。我一睁开眼睛，他把饭碗扔到鸡群里，就往屋里跑。我受不了这种侮辱，拔腿就追。这时，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把我叫住了：“孩子……”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妈妈十分艰难地朝我走了过来。

就这样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，过了两年讨饭的日子。孤儿

寡妇处处遭人欺，本房叔叔是个游手好闲的鸦片鬼，他为了得一份采礼，逼着妈妈改嫁了。刚刚五岁的我，不得不离开亲娘，寄养在叔叔家里。

进门的第一天，叔叔就要我去放一头好斗的大水牛，外带割一担鱼草。每次回来他还要亲自验收，稍不如意，不是用鞭子打我，就是不叫我吃饭。

我长到七岁了，狠心的叔叔又逼我上山拣柴卖。肩头压肿，脚底磨破，我也不能花一分钱。叔叔拿到我的血汗钱，却整天去吸鸦片烟。

一个七岁的孩子，要赚钱给一个手脚灵便的成年人吸鸦片，这世界多不公平啊！

### 当长工的头两天

一九〇〇年，我长到十五岁，已经懂事了。我常常想：“端人碗，服人管”，自己有一双手，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受人欺？不，我赌气离开了叔叔的家。

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当时我觉着自己有一双勤劳的手，只要好好干，还能没饭吃。谁知在那个魔鬼当道的世界，步步都是陷阱，处处都有罗网。我刚跨出第一步，就遭到吸血鬼的暗算。

起初，我在禾仓背、黄柏、壬田、城郊一带做零工，长年累月在外奔波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我想，兔子还有个窝呢，我连个安身的地方也没有，于是决定去当长工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进了禾仓背地主曾以任的家。第一次上工，地主就叫我筛米。俗话说，“世上三般苦：磨谷、筛米、开荒土。”筛米是最累人的活。因为这是第一天，我想应当打响头

一炮，叫地主看看我是怎样的人，于是拼着命干起来。汗如雨下，我沒顾得揩；口干舌燥，我沒顾上喝；腰酸背痛，我沒顾得伸。从天亮直筛到天黑，总算是筛完了。

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地主曾以任发现飯中有几粒稻谷，他竟把筷子往地上一甩，气呼呼地吼道：“这还了得，想害死我不成？”

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地主婆也跑了过来。

“什么事？你看看，誰筛的米？”曾以任把飯送到地主婆面前。

当地主婆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，气呼呼地向門外喊道：“快把康庆芳叫来！”

这时，我刚挑着担草皮回来，扁担沒离肩就知道了这事，所以，沒敢怠慢，就急急忙忙来到曾以任面前。

“好大的狗胆，竟敢使奸弄刁，你看，筛的什么米，稻谷滿堆！”我一看不过是三四粒。于是据理争辯：“老爷、太太，一天要筛三担米，米里带点谷是难免的，就是用手选，也会有眼花错过的时候！”

“放屁，不給你点厉害看看，你还会更放肆！”說着地主婆走到飯甑前，背着我順手往里头撒了一把谷，馬上盛了一大碗滿是稻谷的飯对我說：“庆芳，今天你就跪在我面前，把飯里的谷一粒一粒的拣出来！”

我本想与他說理，但是为了保住飯碗，只得忍住气，把谷一粒又一粒的拣了出来。拣完了谷粒，狠毒的地主婆还不罢休，又凶狠狠地說：“自家作事自家当，你給我把拣出来的谷吞下去！”

我一听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开口说：“老爷、太太，当长工的人虽穷，可也不是鸡鸭，你可不能把人踩到泥底里去。狗急要跳墙，冷灰会发热，我也不是好欺侮的！”

其实，地主的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想借此扣我的工钱。于是地主变了口气说：“好，看在你初来我家，饶你这次，扣点工钱。”

末了，以一粒谷扣一天工钱计算，白筛一天米不算，还扣了我七十三天的工钱。旧社会到处是一片黑暗，穷人有冤无处伸。

### 奇怪的烟囱

我二十六岁那年，离开曾家又到地主谢声标家去当长工。那一年的三伏天特别热。我天天弯腰弓背，在田间劳动，背上的皮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。有一天太阳当顶，远近做活的人都陆续回家了。我顶着日头又做了一会，实在受不住了，才望了望没有人影的田野，收起农具回去了。

前脚还未踏进谢家的门，就看见谢声标挺着簸大的肚子，穿着纺绸裤褂，摇着棕丝扇，晃晃悠悠地出来了。他一见我，立即瞪起了老鼠眼，冷冷地问：“我是雇你当长工，还是请你作小生？”

我知道这是怪我回来早了，于是说：“东家，天气实在太……”

我一句话没说完，谢声标又冷笑着说：“啊！你是怕太阳，命倒不错呀！”

我申辩道：“东家，您睁开眼看看，田地里如今还有哪个没

回来？”

他立刻把脸一沉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人家，人家也是长工吗？狗屎怎能比得酱！你没见我家的屋顶上还没冒烟？”

正在这时，地主婆边扞着牙齿，边用舌头舔着油光闪亮的嘴唇走了出来，说：“我谢家的规矩不能被你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没看见我家屋顶冒烟，就不准回来！”

事情也真怪，谢家屋顶上的烟囱总是不冒烟，常常是别人吃过饭又下田了，谢声标才叫丫头来叫我回去。每次还说：“我看你还勤恳，就早点收工吧！你不是还没看见我家屋顶上的烟吗？我们都是空着肚子呢，你先吃吧，只要尽心尽力地干活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其实，他们早就连岔肠子都塞满了。而我吃的却是些伸手捞不出几粒米的残汤剩菜。

我当然不会这样服贴。我明知谢家早就吃了饭，但为什么总看不见烟囱冒烟呢？烟囱又明明是直直地伸到了屋顶上，其中必定有鬼。于是我就留意起来，但很久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。有一天做饭的刘嫂告诉我，屋顶的烟囱是假的，快到屋顶时就堵死了，另接了截引到别的屋顶上去了。

知道了真象，我心里就有了谱。一天，早饭后，我装着没事的样子对谢声标说：“东家，照浚三爷的新屋烧了一栋。”谢声标毫不在意地问：“是歹人放的火？”我也不冷不热地回答：“不是，他家的烟囱是弯的，火星出不去。”谢声标听到这里，突然象被马蜂螫了一下似的，惊叫起来：“啊！还有这种事，我们的烟囱……”这天上午，我没下田，就在家里把那堵死的直烟囱弄通了。



第二天，謝声标照样在半晌午时弄飯。这餐是猪肉炒粉，刚做熟正要端碗，我就回来了。謝声标一看，把筷子一甩，狠狠地問：“怎么刚下地就回来了？”我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你屋頂上的烟囱不是早就冒烟了嗎？”

謝声标这下才明白上了当。他眼珠一轉，馬上沉着臉說：“好啊，我正要找你回来呢！你昨天做的好事，把我的灶君菩薩都得罪了。”

听了这話，我知道地主又在使刁了，忙反駁道：“东家，大白天冤枉人，可要当心哑喉断舌呀，昨天拆烟囱不是你叫我上去的嗎？”

謝声标被我駁得恼羞成怒，脸气得象只野公鸡，最后竟蛮橫地說：“不管求沒求，长工违抗东家就是罪。你在老子面前耍刁，可沒你的便宜！”

当下，这个恶霸就指揮他的狗腿子把我綁了起来，关进了牛栏。

这牛栏早已不放牛了，实际上是他家的監牢。栏里到处是多年积下的牛屎牛尿，臊臭难聞，更难忍受的是成团的蚊子、成堆的跳蚤不让人安生一会儿。不过三天的時間，我就被折磨得不象人了。

当时我想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烧。”只要保得住命，这口怨气总有一天能出。

我忍痛花了两年的工錢，买来三牲、香烛、紅布，办了两桌酒席，向灶君和东家陪罪，才算了結。



我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你屋顶上的烟囱不是早就冒烟了吗？”

## 地主的圈套

我三十岁那年，离开了地主謝声标的黑漆牢籠，又进了大地主鍾世恩的人間地獄。

鍾家雇长工，有个規矩，上工前，要先試試本事大小，按力折价，再減半对除，确定工錢。

我由于过度的劳累，影响了身体的正常发育。那时虽然是个三十岁的人，可是个子很小，身体瘦弱。

地主鍾世恩見了我，心想：只要工錢少，人小有人小的用处。于是叫人挑来一担水桶。这担水桶是他家特制的，两尺高，一尺半寬，足可以装二百斤的水。我与桶相比，不过高出一半多。我挑着这担大桶，朝河边走去，地主鍾世恩远远跟在后边看动静。

我挑起滿担水，压得气喘背駝，但我是个不甘示弱的硬汉子。我咬住牙，一步一步地把水担回了村。

村里的人見了，都暗暗不平，你一言他一語地說：“鍾世恩这家伙太缺德，用这么大的桶叫人挑水。”

“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，不会有好下场！”

一人痛苦，百人忧。这些话对我是很大的安慰。一股暖流进入我的心房，我忽然觉得力气倍增，从容地把水挑进了地主鍾世恩的厨房。

我倒完水出来，問：“怎么样？老爷！”

地主鍾世恩哼了声，說：“頂半个工。”

我一听，說：“我肩能挑，手能提，人家能做的我能做，怎么只算半个工？”

他看也沒有看我一眼，說：“我們是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釣，做不做由你。”

我當然不願吃啞吧虧，轉身就走。但還沒等我走出大門，管帳的就把我拉了回去。一看，不知是誰把那担大桶挑了出來，地主凶狠狠地指着桶說：“怎麼？搞壞了我的桶，就想逃走麼？不行，照價賠償，分文不能少。”管帳的又幫腔說：“桶是贛州府做的，化了三担谷錢。”停了停又假惺惺地說：“這樣吧！你就答應下來，安心在這裡干活。既然是一家人的事，給老爺求個情，會高抬貴手的。”

我明知這是圈套，但有口難言，只得點頭同意了。

### 十三年的血汗錢

我在地主鍾世恩家做了十三年長工，辛、酸、苦、辣我嘗遍；雨淋日晒，風吹雨打，世上的苦楚我受盡。但是，從年初到年尾，每年結帳時，都被地主左除右扣刮完了。我從不零花一個錢，連有病吃藥也省了。總盼着能積下幾個錢，成家立業。那曉得每年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。

直到一九二八年，我四十三歲，才千辛萬苦地積了十多塊錢，想離開鍾家不做長工了。但是，狠心的地主，看着這十多塊白洋在我手上，心痛如刀割，想盡辦法要把它奪回去。

一天晚上，我正打算好好睡上一覺，明天一早帶着行李回家去，想辦法搭間茅房，買幾件日用家具，求人租幾畝地，自己立個灶，成個家。房門忽然咚咚地響起來了。“誰呀！”我翻身起來問道。

還沒有等我起身，門就呀的一聲開了，進來的是地主兒子

班莆子。我边穿衣服边問：“大少爷，有什么事找我。”

“没什么事，我父亲請你到楼上去一下。”班莆子边說边拉着我出了房門。

来到楼上，只見地主鍾世恩与村里另外两个有錢的人在一起，正交談着什么。見我来了，地主赶忙假惺惺地說：“庆芳，你来了，正好缺把手呢！我們相处十三年，从沒在一起玩，今晚一块打几局牌吧！”

我一听打牌，心凉了半截，赶忙回絕道：“老爷，我不会打牌，你們玩吧。”說完就回身想走。班莆子在后面拦住了去路，不让我下楼。

“不識抬举的东西！老爷請你来玩，是看得起你，你敢丢我的面子？来，坐下来！”地主盯着我說。

我只好坐下来，試着押了一块錢。第一局打过去，我贏了，連本带利收回三元。地主忙奉承我說：“庆芳，时运好啊！象这样不費吹灰之力就賺了大錢，神仙也比不上你。”接着，我又贏了两局，三局过后，我又要走，地主却沉着臉說：“你懂得規矩嗎？为头的沒走，你敢不来！再来几局。”

我心想贏了几块錢，他逼得这么紧，再来几局就算了，我又重新坐下来。一連几局都是贏了又輸，輸了又贏，原来的十多元錢毫无損失。

夜深了，狠心的地主逼迫我：“庆芳，多放几块，本大利大。”說着，就伸手来搜，趁我沒有防备，从我貼身衣袋里，把一包錢搜出来了，并放在自己的怀里說道：“我給你保管，你說放多少块就放多少块。”

我违拗不过，心想，不来的話，錢已在別人手里，来的話，



“老爷，我不会打牌，你们玩吧。”说完就回身想走。  
班萧子在后面拦住了去路，不让我下楼。

又怕十多块血汗錢全輸光了。打了一陣，一局这个贏了，另一局又說那一个贏了。最后一算，十三年的血汗錢真的一个也沒有了。地主这才心滿意足地散去休息。

我的血汗錢被刮得精光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回到房間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痛心地想着：“这些土匪，簡直是明搶。”我睡不着，多少年来的生活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。我想：天下烏鴉一般黑，打零工也好，当长工也好，在有錢人当权的世道里，穷人怎么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第二天，天未亮，我就扛着行李，走出了鍾家的大門。

## 一 双 袜 子

一九二八年，我辞工回家，光棍汉一个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沒有，到哪里去呢？只得暂时住在一個朋友的楼上。这时，有些好心的穷乡邻給我說媒。地主鍾世恩知道后，冷笑了一陣，說：“他想討老婆，这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做梦！要是他能买得起一双袜子，我就再世回来給他提鞋。”

話傳到我耳朵里，把我气坏了，我想你們地主狗眼看人，我倒要爭口气，买双袜子給你們看看。

有一天，我顧不得夏天火辣辣的太阳，上山砍了担柴，挑进城里去卖。因为柴好，很快就出了手。拿到錢，我第一句話就問：“全城哪家洋貨店最大？”根据別人的指引，我走进了“榮記百貨商場”。店員把我引到一個大貨架前，上面堆滿了五光十色的袜子，但沒有一双中我的意。因为那些东西，只能給有錢人穿着摆闊。一个老店員明白了我的心意，从倉庫里翻出一双放了三年沒人买的棉紗袜。我一看正中心意，連价也

沒讲，付了錢，把袜子揣进怀里就走回家来了。从此，我靠自己一双手，一副肩，砍柴卖，打短工，赚一个，攒一个，把錢积下来，想给自己創个家业。可巧第二年紅軍来到了瑞金，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，我才翻了身。一九三一年，我四十六岁的时候，結了婚，成了家。結婚那天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这双棉紗袜子。

一九三四年，紅軍北上后，地主又重新騎到了广大农民头上，我又重新过起了悲慘的生活。这双袜子，我一直很少穿它，但不断把它从箱子底下拿出来看看；同时，也把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牢牢記在心里。直到全国解放后，斗倒了地主鍾世恩，共产党替我伸了冤，报了仇，出了气，我才又拿出来穿一下。这双袜子，它是我过去苦难生活的见证，也是我对罪恶的旧社会、阶级敌人刻骨仇恨的标记。如今，我还把它珍藏在家里，常常拿出来对一些年轻人說：“你们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可不能忘記你们的先辈是怎样走过来的呀！”

康庆芳 口述

袁之倬、謝万陆 整理  
謝盛珍、楊家珠

选自江西人民出版社《句句血泪話从前》



## 长工成家記

一九四二年春末，宁夏宁朔县叶盛堡北边王渠下庄子上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：地主保长王林，出钱为他家放羊的长工陈受业娶了个婆姨。那个年轻的婆姨，是个体格健壮的十七岁的姑娘，西南叶家庄子上的，名字叫叶根香。地主还借给他们房子住。从小受苦的放羊娃陈受业，如今有了家了。

当时，许多人議論这件事，有的人說：“哎，地主有九十九恶，看来还有一善哩。”真是地主发善心了嗎？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吧！

### 原来是地主的一个圈套

一天过午，王保长家扛活的，陆陆续续由地里回来吃中午飯。各人端上飯菜，蹲在院里吃着，长工老徐，見菜里有泥又有草，吃在嘴里硌碜牙。他越吃，越生气，把菜碗往地下一撂，說：“这菜洗也不洗，沙子、虫子、草秆子，倒是啥都全着哩！”于是众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都說菜不干净。“砰！”灶房里传来了沉重的摔东西声，接着王林老婆就罵了起来：“穷扛活的嘴还尊贵哩，奶奶亲手做着给你们吃，还挑五拣六的，等过几天给你们找个喂猪的来就好了！”

过了几天，王林把陈受业从定边叫了回来。陈受业进到

上房，叫了声：“掌柜的。”

王林抬了一下眼皮，望了望陈受业，假模假样的说：“走乏了吧，蹲在那歇一会儿。吃饭没有？”

陈受业慢慢蹲下，说：“没吃！掌柜的叫我回来啥事？”王林做了个笑脸说：“没啥。”他朝门外叫了声：“拿茶来。”灶房里，王林的堂妹子赶忙把他的小瓷茶壶捧了过来。

陈受业低着头蹲在那里，不声不响地等着。王林喝足了茶，这才说道：“陈受业，你打十七岁进我的门，如今也有十年了。你这娃是吃我的饭长大的，说起来就跟我家的人一样。这些年给我在定边放羊，干的也可以。你今年整二十七，现今我看好了一个丫头，打算给你娶过来，房子我有，婆姨娶过来，我管饭给你养着。至于辞活要走的话，你也就别提了，往后好好地给我干。”说完，他一伸脖子，就着小壶嘴啣了一口茶，翻起小母猪眼望着陈受业。

陈受业睁大眼睛，怔了一会儿，低下头又想想，慢慢说：“行。”

娶亲的前一天，女家的爹求上王家门，说是丫头的衣服烂的出不来屋，求点布做件衣裳。王林叫他老婆开开柜子扯了几尺布，老汉拿上，临走时又求道：“保长，说亲的那四十块钱，什么时候方便，你老就赏了吧。”

王林垂着眼皮子，半天才说：“行，你先拿布给娃做衣服去。”

王林老婆望着老汉走了，回头埋怨道：“你可真好说话，好几尺布就白给哩！”王林的眼皮子没动，说：“拿过帐包来。”他老婆拿过一个黑布包，王林翻出一本帐，一面写着，说：“陈受

业今年的三丈布，就算給过了，你就别再給了。”

姑娘娶过来了。

陈受业和叶根香，都是苦水里泡大，如今結成了亲人。新房里，光板炕，沒席子，天还很凉，下头沒鋪的，上头沒盖的，俩人商量，想跟掌柜的支个錢，买个鋪盖。

第二天一早，王林老婆来叫了。

陈受业进到上房，王林撂下烟枪，由炕上坐起来，說：“我本想叫你跟婆婆多住几天，可定边那一百多羊沒个托靠的人，我也是不放心，吃罢飯你就走吧。”

陈受业刚要回身，王林叫道：“慢，”他躺下去，拿起烟枪，說，“娶婆婆是我替你花的錢，”接着又叫他老婆拿出了帳包。

王林翻着帳本，举起来对着陈受业：“看，这些年你也零星不断支着花，我給你娶婆婆的錢，拿帳上的存錢頂，你还欠我的，差点也就算了，我不跟你要了。”

陈受业楞了，心想：自己整年在定边放羊受苦，从来也不支个錢花，娶婆婆說是花了四十块錢，可是十年的工錢，也有四百多块哩。他楞了半天，嘴动了儿动，也說不出个什么，看帳吧，不认字，低下头去又呆了半晌，两只手抱着头，抓着一寸多长的头发，最后，还是低低說了声，“行。”

王林笑着点头說：“你就吃飯去。”

吃罢飯，陈受业和叶根香站了一会，掉头出了門。叶根香見炕上丢下一个小包，忙追送出来，陈受业手推着小包說：“这羊毛，你留下，也沒个别的啥。”又站了站，走了。叶根香双手抓着小包，回身望着地主家高房大院，呆呆地走回来。进了冰冷光秃的屋子，不知往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，一头倒在土炕

上，眼淚止不住地順着腮流下來，滴濕了土炕。她正在傷心流淚，就聽王林老婆喊叫：“套驢碾米去！”

兩袋稻子，換驢不換人，直碾到下半夜。剛剛卸了碾，王林老婆已經睡醒起來，說：“去，打水、洗菜、切菜、泡米，雞一叫，有三十多人吃飯哩。”

十七歲的葉根香，正是貪睡的年紀，又累了一天，這時困乏的兩眼模糊，一拐一拐進了灶房。王林老婆叼着煙袋，盤着腿坐在炕頭上，撇着嘴說：“有個啥困的，年輕人，精神越用越足。”

直到雞叫，王林老婆喊起長工，催他們吃完了飯，才又回上房睡覺去。葉根香剛伺候眾人吃罷飯，王林的堂妹子走來，說又該提水、洗菜、切菜、泡米做晌午飯了。

就是這樣，一天四頓，好比那牛兒不卸架，更不說王林老婆開口罵，張手打。常言道：當了長工，有誰心疼。從此不論白天黑夜，天陰天晴，葉根香從春到夏，從秋到冬，只是個磨面、碾米、洗菜、做飯，苦死了無人管，累死了無人問。

又是一天傍晚，葉根香正洗菜，一抬頭，見老爹站在門外頭。老漢那灰白的長頭髮，沾滿泥土，飢黃寡瘦的臉，黑里透灰，皮包骨頭的焦黑手臂裸露在外，爛襖袖只剩了半截。冷風一吹，那穿了多少年的破單褲子，一條條一片片的，連身子也遮擋不住了。葉根香張了張嘴沒敢出聲，又低下頭來洗菜。那熱淚可就止不住地流下來了。

可憐的老爹看葉根香蓬頭散發，困乏得有氣無力，兩隻眼熬成了紅桃子，只叫了聲：“娃呵，你媽得病，想你哩！”老淚就止不住地流下來。

叶根香去請假，叫王林罵了一頓。她回來哭着向爹說：“走不了，走了抓回來往死里打呢。”老爹抱着頭蹲了一會，站起身說：“要咱那四十塊錢去，給你媽治病。”

烟燈跟前，王林燒着火煙，眼睛不看老漢，只說：“你先回去，過一半天一定給錢。”

老漢回到家，見老伴正在寒冷發抖，忙脫下破襪給老伴蓋在身上。一家人擠着睡到半夜，猛聽“砰砰”有人砸門。門開了，闖進幾個保丁，從炕上揪起老漢十八歲的兒子，捆上就要帶走。老漢跪在地下，王林進來了，喝道：“快帶走！”一家人哭着哀求，王林吼着：“你家該出兵，想不出兵就拿兵款頂。”老漢光着一身瘦骨頭，跪着求告：“王保長，你看炕上的病人，吃藥的錢還沒有哩！”王林把屋內各處看了看，說：“這樣吧，兵款我給你繳上，嫁女兒的四十塊錢就算頂了。”

王林命令保丁放了叶老漢的兒子，鑽出叶家的破屋子，回家睡覺去了。

### 窮人有喜活遭罪

收罷麥子又收秋，中秋一過冷颼颼。陳受業心想叶根香天冷沒衣裳，這一天天黑時回來了。叶根香一見他，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。夫妻對着臉站立了好一會。陳受業轉身走進上房，找王林借錢買布給婆姨做衣裳，再買條毛毯給婆姨遮寒。王林說沒錢，只借給五塊叫去買布，至於毯么，說：“買新的貴着哩，要花二十塊錢，我倉房里有塊舊毯，可以當新的用，只要你十八塊。”扔給陳受業一塊爛毯，陳受業夾回屋來，從此夫妻才算有了塊毯蓋。

第二年春天，叶根香有喜了。

在别人，怀了娃娃是喜事；在叶根香，那真是灾难临头。当时长工短工共有三十多人吃饭，一天四顿。灶上地下的活儿全推给叶根香一个人。头胎娃娃苦死娘，叶根香整日吃不下喝不下，恶心呕吐，身子懒，肚子疼，干活没精神。王林老婆越看越气，整天家骂：“臭婊子你没安好心，想法造孽不干活吃累奶奶！”

拖着大肚子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罪，这一天鸡叫时，叶根香倒在锅台边，娃娃生下来了。长工老徐，喊来人把母子抬回屋里去，抱一抱柴烧热了炕。

老徐求王林老婆：“大人没下奶，给娃灌点红糖水吧。”

王林老婆生气地说：“没奶饿死去吧！有了娃娃还能给我干活吗！”

王林却一口吹灭烟灯：“别那样说！有了娃娃是喜。”

中午，王林老婆端着一个碗，笑嘻嘻进屋来了：“奶还没下来吧？娃饿的哭，掌柜的疼娃，叫给娃灌点红糖水哩！”叶根香望着碗里黑红色的汤水，怕里边有大烟，有心不叫灌，又怕王林老婆翻脸，一直用手护着娃娃。王林老婆一把拉过去，硬往下灌，娃倒不哭啦，睡着了。王林老婆和气地说：“没啥，只要娃不受屈，吃几斤红糖也没啥，天天灌点喝。”

第七天上，王林老婆催着叫起炕：“娃生下，身子就轻了，好干活哩，咱家忙，比不得别家闲，养了七天，足足的了，快起！”

叶根香放下娃，挣扎着爬下地，扶着墙走进灶房，只觉全身绵软，头晕脑胀，天旋地转。产后身体虚弱，两只手伸进冰

水里洗菜，冰水象刀子直刺进骨头里，冷得全身打颤，脸上也变了颜色，冷汗珠子挂了一脸，连头发也湿了。盼到中午，回房看娃，只见娃直挺在炕上，小眼珠瞪出来，嘴里吐出的白沫流在破毡上，已经死了。叶根香一头哭倒在炕上。

长工们吃不下饭，围在周围，想劝劝，又说不出话。王林老婆说：“唉，没有你这么不顾娃的，奶下不来，生把娃饿死了。”

站在旁边的老徐，一抬头眼里掉下两颗大泪珠子，说：“啥饿死的，娃全身都发青哩！”

### 亲兄弟都不准相认

那混浊的黄河水啊，日夜不停地流，这苦难的岁月啊，何时熬出头？说话就到了一九四六年。这一年，陈受业流落在外整整十五个年头了。十五年前，也是这么个春天，家乡的张保长抓兵，十六岁的陈受业在沟边放羊，被抓住绑走了，那可伶的爹妈和兄弟，连一面也没见上。兵营里非人的生活实在熬不过，第二年，他冒着风雪逃跑了。听别人说，抓住逃兵要枪毙呢！从此，他就再不敢回家，流落到这黄河边上，为地主王林放羊受苦。十几年的光阴，严寒酷暑，在定边那苦寒的荒山沟里，日夜与羊群为伴，整月不说一句话。只是心里想着一件事：我那可怜的爹妈是不是还活着？我那年幼的兄弟可长大成人了？

三月间，陈受业回王渠来拿粮。这天太阳落时，有个讨吃花子来找陈受业，原来是二十一岁的兄弟陈万成。爹妈早死了，小兄弟在外讨吃流浪了四五年，终于打听亲哥的下落，投奔了来。



站在旁边的老徐，一抬头眼里掉下两颗大泪珠子，说：“啥饿死的，娃全身都发青哩！”



王林隔着窗望見有个討吃的站在院里，走出上房来，他一見到穷人，心里就有几分气。喊着就往外赶：“賊娃子你敢到我院子里站，走走走，快出去！”

老徐迎上去說：“掌柜的，这是陈受业的兄弟。”

王林瞪起眼：“啥兄弟？兄弟也不行！偷了我的东西你們誰敢担承？”說着就拿起打人的棍子。

陈受业忙推着小兄弟走出門外头。老徐实在看不过，由灶房端来一碗飯。王林橫起棍子擋住：“你要干啥？”老徐說：“可怜那娃大老远奔了来，給口吃的再叫走。”王林硬逼着往回端，說：“他就不該来，吃着了，他还天天来吃哩，不行！”又朝外喊道：“陈受业，你告訴他，一刻也不許在庄子里站，快叫他走的远远的，再敢登我的庄子，就吊在树上往死里打！快走！”

陈受业进門央求，王林用棍子敲着陈受业的肩膀，說：“哎，你年輕着呢，人心难猜透，他这个样子，你知道他干过啥，十个討吃九个賊，小心他干出歹事牵连了你，快叫他走！”

眼望着可怜的兄弟无处投奔，陈受业心酸难忍，脫下身上的烂羊皮，披在万成身上，說：“你披上走吧，別的就再也沒有了。”万成見哥哥脫得精光，就問：“你給他干这么多年活，怎么啥也沒掙下？”陈受业嘴动几动，眼睛里落下泪。陈万成跳起喊着：“我去問問他！”陈受业急忙擋住了兄弟：“人家是保长呀，說把你咋，就能把你咋！”叶根香，将小羊毛包塞到万成怀里，又从衣襟底下拿出两个饅饅，說：“走吧。”陈万成一跺脚：“咱闖不过他狗日的，我走！”說着就把羊毛包推給嫂嫂，拉下破羊皮扔給哥哥，回头就走了。

## 苦瓜蔓上結苦瓜

苦瓜蔓儿結苦瓜，为的是把种留下。

一九四七年收秋时，叶根香又生了个娃。她想着，陈受业是个孤苦可怜的人，掙死掙活，也要把娃养大，日后也是他世上的个亲人呀。生娃后，躺在炕上，心里总是不安稳。王林老婆进进出出，脸皮象鉛铁般阴沉，好像不知那一刻就要掉下冰雹来。叶根香心惊肉颤，可是，这时候就是想起炕，也实在起不来。苦熬这几年，身体大不如从前了，加上生第一个娃时，两只手臂被冰水浸的落下抽筋骨头疼的病，这次生娃也没个啥吃喝，身上虛黄浮肿，就象瘫了的一样。

第六天头上，王林老婆走过来：“我看你躺的太平着哩！长年的吃着我，要想賴在炕上不动弹，門儿也沒有，快起来做飯！”

叶根香气也沒吭，死命地爬起来，咬牙下地做飯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娃长的倒还健壮，看一眼，真是喜人。

这一天做活的人們吃罢夜飯，叶根香已經乏的睜不开眼，給娃喂完奶，望着娃睡安生了，一合眼也就睡着了。

半夜該做飯的时候，醒过来，低头一看娃，吓得叶根香一翻身爬起来，只見娃象前一个孩子一样，渾身全都发了青，小眼珠瞪的挺大，嘴里吐出的白沫流了一毡。娃直挺挺的，已經死了。

叶根香一头栽倒在炕上暈过去了。从此她病倒起不来了。

老徐找王林借錢給治病。王林不答应。

她一陣陣熱燒昏迷，兩奶都腫得發了紫，醒來時不吃也不喝，只是個流淚。

望着病重了，老徐又去找王林，說：“眼看人要完了。”王林聽說真的病重了，趕快叫長工們把她抬走。眾人說：“沒家的人，往哪里抬？”

王林硬逼着抬：“快抬，抬遠遠的。”長工們抬着半死的葉根香，拿着她的一條破毯，一小包羊毛，一起放在一間沒人用的破碾房里。她躺在碾盤上，沒吃沒喝。庄子上的人望着實在可憐，端碗米湯來喂一喂。

老徐和伙伴們商量，不能望着葉根香不管，大家湊了錢為她治病，葉根香哭着叫着，思念親人陳受業。老徐來到上房請假，想去定邊叫陳受業回來和葉根香見一面。王林說：“不行！你不能撂下我的莊稼，陳受業不能離開我的羊。”

在田里割着割着稻子，老徐猛把鐮刀朝遠處一撇，拔腳過河到了定邊。可是陳受業回來後，腳還沒站穩，就又被地主趕走了，碾房里扔下葉根香一個人。葉根香從秋到冬，吃了說不完的苦，受了數不盡的罪，但她沒死，她活到了春天。

### 盼來了春天

一九四九年，毛主席的隊伍來了。祖祖代代受剝削受壓迫的人們解放了。

貧苦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斗倒了地主，把王林綁送人民政府法辦了。

陳受業和葉根香，分了三間房子，六畝地，一匹馬，還分了衣服、家具、糧食、羊。這兩位受盡苦難的長工，才算是真正的

成家了。

这一天，老徐和庄子里过去一同受过苦的伙伴们都聚集在陈受业的新家里，叶根香在自家的锅灶里为苦伙伴们做了顿饭吃。大伙吃着饭，喜笑颜开地谈论着，说的都是翻身后的高兴事，说的都是新春怎样闹生产。自古以来也曾有过多少个春天，可是受苦的人们哪里有过春天！今日，开天辟地第一遭，受苦人的春天来到了。

### 忆苦思甜不忘本

陈受业与叶根香一家的故事，说完了，可是生活仍在继续前进。老陈现在又去定边放羊了，放的是集体的羊群。叶根香愉快辛勤的劳动，是为集体经济为幸福生活而劳动。他们现在有四个娃娃，大女儿春梅，十六岁，劳动起来谁都不让；老二、老四是男孩子，都欢蹦乱跳，活泼伶俐；老三是闺女，细眉大眼，胖胖的很可爱。说到生活，更是大变了样，吃的、穿的、住的都不发愁；炕上铺的已经不是那块全家盖过多年的烂毡，而是一块雪白细软的新毡；炕头上叠着一叠厚厚的花棉被，靠墙放着的红漆柜上，堆着一套套还没有穿过的新衣。那块灰褐色的烂毡，也平平地折放在炕角里。它虽然破了、烂了，但陈家仍舍不得扔掉它，因为，它曾经跟随这家人度过苦寒灾难的岁月，曾经给过这家人无限的温暖，它是陈家的传家宝，也是新旧社会的见证人。一提到这块毡，一谈起过去的苦，陈受业就浸沉在对往事的回忆里，就气愤得说不出话来。叶根香却不那样，她说起来声泪俱下，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黑

暗統治，控訴地主階級的剝削罪行。她還反復地教育孩子們說：“想想過去的苦，尝尝今日的甜，咱們貧農可千萬不能忘本啊！”

（羅 英）

选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《血泪的控诉》